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西漢年紀卷十六

宋王益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武帝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

禪

封禪書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

山釋兵須如

考異曰須如漢書作涼如今從史記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

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

其衣冠

考異曰史記漢書竝云或對惟漢武故事云公孫卿對今取之

上嘆曰吾後

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于東陵乎既至甘泉爲且

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

本紀封禪書
漢武故事

遣匈河將軍趙

破奴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考異

曰通鑑載于三年蓋取信侯表按表所言亦自不一
趙破奴則以為元封三年封至王恢則又以為四年

封獨張騫傳載此事于破奴將屬國騎及都兵數萬
擊胡之次年又趙破奴本傳亦云破奴坐酎金失次

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
樓蘭王後為浞野侯按年表酎金事在元鼎五年

將屬國騎出匈河在元鼎六年如此則虜樓
蘭王在元封元年信矣今從張騫趙破奴傳因暴兵

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

侯于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

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

西域傳

王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以法免

溫舒傳封禪

儀既成將用事上以御史大夫卜式不習文爲太子

太傅以左內史兒寬代之

卜武兒寬傳百官表

初梁相褚大通

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

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

至與寬議封禪于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

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于上

官屬易之

兒寬傳

以大農丞桑宏羊爲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代孔僅筦天下鹽鐵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
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
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
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
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
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卽賣之賤卽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
爲然許之

平準書

以御史中丞減宣爲左內史閭奉爲

水衡都尉

百官表

宣初爲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

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爲敢決疑數起

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及爲左內史其治米鹽

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令丞弗

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爲小治辨

減宣

傳

春正月行幸緱氏

考異曰封禪書郊祀志作三月漢書武紀荀紀皆作正月今從

之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

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

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

山下東方

考異曰漢書本紀作癸卯封禪書郊祀志作乙卯二者不同按志又云明日下陰道

丙辰禪太山下陞東北肅然山觀丙辰遂為明日則

知為乙卯明矣本紀恐誤司馬公謂武帝以癸卯還

以乙卯至泰山行事如郊祠泰一之禮有司言寶鼎

恐或然亦未可知也

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

封禪書

天子北至朔方

東到泰山巡海上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

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桑宏羊又請令吏

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

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

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于

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

平準書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本紀

還拜祝祠太一贊饗

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封禪書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

祭山川至是旱乾

音干

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

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

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

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以爲楳

其偃反

天子旣臨決河悼功之不成

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殫爲河殫

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

野溢魚沸鬱分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

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

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

音傷

兮激潺湲北度回

兮迅流難舉長菱兮湛

讀曰沈

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隕林竹
兮捷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于
上名曰宣房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

地復寧無災

河渠書
溝洫志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
稽太渟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
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
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
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上還長安

通鑑

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

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

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而以雞卜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用

郊祀志

六月詔

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

賜朕鴻休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

本紀

初天子

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做上欲

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

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崑崙天子從

之入以拜祠上帝焉秋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

圖

封禪書本紀

是歲以御史中丞杜周爲廷尉

百官表

周少

言重遲而內深次骨爲廷尉其治大抵放

甫往反

張湯

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

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若爲天子決平不循

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

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

爲是何古之法乎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

管定之于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

餘歲而相告言太氏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杜周傳先

是帝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各令長治補志至是中都

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杜周傳

三年冬十二月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楊僕將齊兵七千人先至樓船兵敗走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泚水西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

就其約不會兩將不相得以故久不決天子使故濟

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

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

令左將軍戲

與麾同

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

子誅遂

考異曰漢書作許遂史記作誅遂又太史公贊曰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如此則誅字爲是

漢書蓋誤今從史記

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

人相韓陰

考異曰漢書作韓陶今從史記

尼谿相參將軍王峽

音賴相

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

道死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陰
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
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
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朝鮮傳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朝鮮傳云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此本書漢兵入朝鮮境及定朝鮮于此處而二年本不載遣楊僕荀彘及涉何事疑有脫文

班固曰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

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

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

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

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封禪書考異

曰通鑑載於二年按郊祀志云夏有芝生甘泉殿房

內中其明年夏旱公孫卿曰云云明年上郊雍通回

中道接紀產芝事在二年通回中道在四年以此

推之公孫卿之言在元封三年明矣今書于三年秋

七月膠西王端薨無子國除本紀荀紀考異曰端荀紀作瑞今從漢書

四年夏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

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讀曰之上以丞相慶老謹

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

為請者慶慚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